

作者	醫學系 周群翔
作品名稱	《岔》
<p>和平時一樣，我不發一語，只是看著會議桌上的三人輪流表達著思緒。</p> <p>亂七八糟的表情還埋在枕頭裡，剛剛的會議顯然還沒有個結論；也不太確定從什麼時候開始，會不定時地，看著三個擁有完全不同世界觀的內在自我表達「我們的」想法。大多時間只是站在中性的立場釐清一些感受，作為我去理解這個世界的方式。但某些時候，也許可以說是在經歷深刻的情緒波動時，我甚至會成為當下某個內在自我的代言人—激動的人說話大聲，這些任性的深層自我被戳到痛處難免會露出荒謬、醜陋甚至病態的面貌。</p> <p>荒謬、醜陋、病態，正也是我的內在自我對於世界的體會，多半是出於認為世界使人有多難堪，我們就表現得多難看的一種反抗心理，同時卻也是一種赤裸著對抗世界的幼稚衝動。客觀來說，身在這樣相對穩定的物質文化之下，沒有絕對的資格認為自己屬於世界上最痛苦的那群人。然而，馬斯洛的需求理論或許有其參考性，人們仍會持續的追求自認有所缺乏的部分。而面對認知自我有所缺乏的那股恐懼時，我們會歷經一次又一次的心理毀滅與重生，正向意義是從而確認主體的存在感，而那同時也是我的內在自我被創造出來的過程；反之，走火入魔者亦可能被反噬而陷入內心深處的渾沌煉獄。聽起來像是過於誇飾的無妄想像，但至少於我自身和我的某些友人而言，這些與人類社會斷線的絕望，都確確實實地發生並成為某些深烙於己身的燙印，融煉出不同維度的體悟，以文字作為傳達的媒介，那是一條蜿蜒難行且充滿荊棘的艱苦之徑。</p> <p>「我期望著一個悲劇時代：當人類有了關於最艱難但卻最必然的戰爭的意識，但又沒有因此而痛苦，這時候，肯定生命的最高藝術，也即悲劇，就將再生了……」尼采如是說。廣義的思想家(包括哲學家、文學家、神學家等)，亦即任何對於生命意義的體察深刻且細微的人們，他們的中心價值其實傳遞著類似的訊息—面對著各種痛苦仍能屏息前行之時，正也是生命意志最強烈的體現。</p> <p>提起我的自身經驗，從小並非由父母親自撫育，至七歲才開始與父母同住。以心理學角度言之，在幼年依附關係的建立上有所缺失，而他們或許也帶有擔心孩子不屬於己的焦慮而產生的自私，形塑了略失同理心的教養模式。雙方的心理缺失，導致我和父母相處的疏離與冷淡，也使我對父母無法自然表達情緒，而這般與重要他人的親密歸屬感的缺乏，因而在我個人情感之中不斷啃蝕而造成缺陷。這股對「愛」的失落感，也就在人格發展過程中逐漸發酵，產生了無可名狀的焦慮、恐慌與抑鬱，細數其面貌，則是帶有自卑感、不安全感和罪惡感，在破碎不全的情感中向這世界乞求存在價值的肯定。家庭理應是最能真誠對待的環境，但諷刺的是，在這般情狀裡，家庭經驗所帶給我的影響，卻是學會為自己戴上社會化的厚重面具。</p> <p>日後偶然的緣分，使我在尚是單純且充滿著良好生命秩序的年紀之中短暫嘗到了普世價值中所謂的「愛」，同時也安心地展現出對愛索求無度的赤裸自我，毫無防備地認為缺損的自我能夠獲得永久的救贖。然而一切來得突然，亦結束得錯愕，過往的天真與單純，事後看來都愚蠢得可笑，更讓我體會到了人心的無常，也加深了存在的孤寂。這樣的偶發波瀾，與長時間壓抑情感的自我衝突之沖刷之下，只得持續地為自己抹上社會化的虛假，</p>	

流淌的年月所映照出的也只有汙濁。刻意忽略了自己應是有血有肉的人類，依循冰冷的社會劇本以拙劣的伎倆輪替著無數面具，不緬懷過去、不懂憬未來，不望向不屬於當下的光景，掩飾著偶發溢洪的焦慮。不得不走的路，在牢籠般的現實裡是反覆的迴圈。開始和結束都僅是一時的暫態，過程伴隨碎片狀的偶然而浮沉不定。讓精神拋棄感官，遠離任何知覺上的意向性，為了抽離自我於現實的啃蝕；乍看之下，也許比起無謂抵抗而千瘡百孔，擱淺於理性思維下愚蠢無用的氾濫情緒要舒適得多。

但「生而為人」這樣的事實永恆地存在，人無法憑著這樣失溫的軀殼生存下去。在時空巨輪的輾壓之下，人仍會自虐式地投身於痛苦之中，以戲劇性的情感磨刻靈魂的輪廓，綜合哲學、心理學與生物學角度觀點之交互解釋，可視為一種生之慾望的暴力，是由不得已的飛蛾撲火、是無力回天的杜鵑啼血。白話地說，根本原因是我這樣的人對於好好地愛著自己懷有無限的焦慮，因而選擇作為一個受害者，倚賴鏡中自我來建立、辨識並認可自身的存在價值，並懷有使自我完整的想像。

再次敲開了深鎖已久的心門，所見的終究是個缺乏溫度的孩子、渴望任性哭鬧的孩子，便選擇褪去汙濁的保護色赤裸地投向世界之骯髒，在那片剎那間被召喚現型的黑色業火下給舔得體無完膚亦不吭聲—最初的生命經驗多是痛苦，在潛意識中便尋求更多煎熬來延續呼吸的證明。放任海嘯般的炙焰爆燃，是本質上無可救藥的樂觀與期待在對世界的信任之上堆疊無數不屬於當前時空的幻象，現實因而被擠壓成鋒利的片段劃過早已殘缺的自我。歷經這樣一次次的自我毀滅，在永劫回歸的框架之下重複蒐集自我定義的碎片狀的卑賤價值。在日光下被灼燒著靈，於黑夜中被啃蝕著魂，不成行屍走肉，猶為槁木死灰；卻沉浸其中，沒有什麼比氾濫的真實情感更讓人成癮的。

這一切或許也無從解釋，只得將無法掌握的都歸於宿命這萬年不移的出口，時而沉默不語，時而聲嘶力竭，源於複雜無解的理由為己而生、為己而死。倒臥在現實中，舔舐無人知曉的、一再因傷害滲出的污血濁淚維生，讓滿溢的顯象與隱喻參差錯落成平行的思緒，以理性和感性的失序建構出極端而不互通的世界觀，無盡地抽離又回歸，從而在兩者之外產生了孑然一身亦無喜無悲的中性自我去面對並詮釋所有生命經驗，那是渴求生存的剪影，是劣質亦華麗的藝術品。微觀下斑斕的色彩鑲嵌，巨觀上素雅的黑白相映。不受限於尺度的縮放與維度的躍遷，精神與意志交纏於漫漫日月間；任光明與黑暗浮沉、擺渡，其所映照的、侵蝕的都是靈魂，而這正也是生命意志最有氣勢的展現—即使這世界無盡地猖狂壓迫，它仍舊堅不可摧。

而我身旁某些深受精神疾病、人格缺損或心理創傷所苦的友人們，相比於常人，更能作為我所定義的這般細微生命意志之演示載體，薄命亦搏命、纖細亦堅毅。

他是舜，這個世界對他做了不可原諒的事，但他選擇原諒別人，卻始終沒有原諒自己—他是個被性侵的無性戀者，生命的最初十年，他堅信生命的美好，擁抱這世界與它磨合一切的任性妄為，仍舊走在多數人類所踩踏的「康莊大道」上。直到他，被，性侵—一切的秩序從那一刻起被埋下了混沌的種子。在他生命中的第二個十年，對這個世界的理解建構完畢的他，再也壓抑不住過去的惡夢，被喚醒的野獸把他撞進了永恆的黑洞，那是永無回頭之路的岔口。在極端情緒的跳轉與人格的破碎之下，嘗試倚靠著精神科藥物重建理應存在的平實規則，否則便要拋去幾近被榨取殆盡的、僅存的為人自覺，向眾人預告著自己

的死亡。「有時候甚至沒有文字足以形容我的絕望。」他曾這麼說過。

童年的巨大創傷，使他在潛意識裡被烙印著醜陋至極的性，在他所定義的宇宙裡，這是骯髒且荒謬的，也包括著當時的自己—更延續下去成為現在病態的自我，他無法相信世界上有人愛得起這樣的自己，說得更冷血一些，他認為自己在每個人的生命中都是可有可無的。我和他所定義的愛，是一種由原本陌生的人類建立關係的過程。對我們起初一無所知的人們，該如何使他們逐漸窺見並分擔這樣的情感黑洞？而比起我個人對於愛的失落感，他更能說是對愛感到絕望至極。我仍肯定著自己對於愛的想像，但他卻全然地否定了深層的內在自我所建構的一切想像與詮釋，那是對愛更痛苦的等待而非期待—他終究不愛這個世界，但是視線所及，只剩生活。無助得放棄一切救贖的可能，只剩下與不同自己的相處是最為真實的，在周圍不熄滅卻不特別映照著誰的燈光之下看清楚自身黑影的輪廓。有一個自己瞧不起他，有一個自己恨著他，有一個自己安慰他，有一個自己陪伴他，有一個自己鼓勵他，有一個自己笑鬧戲謔著這一切，也有好多個他面對著自己。我所能做的只有向他說聲「辛苦了。」咒罵著世界對他的殘忍與不公，並坦然地面對著他可能自我選擇的生與死，同時也為他的堅強感到佩服與心疼。在最大的犧牲之下仍然展現出了自身生命的無限性與純粹性，從不囿於任何被他人定義的樣貌。也許在尼采的解釋看來，他的生命正披戴著戴奧尼索斯的影子。

「寂寞如神神如歌/夏日以來/眾神如人寂寞/眾人如神般寂寞」藝術家善於藉著文字刻寫某種抽離的存在狀態，這是呈最愛的一首歌，他曾誇張地說他能夠閉眼默寫出整首歌詞。他身為社會裡性傾向的少數，在情感上自然地也嚐盡了難以名狀的痛楚。對於理論機率上無法發生的情感關係不斷地抱有著期待，即使理性上也有所認知，仍會為了意志裡所欲得到的救贖，受傷千萬次都執意奮不顧身。那是某種含入了槍口的平靜，腦海中薛丁格的煙花綻放，瀰漫著浮濫的永恆孤寂，菸盒裡不斷燃盡的菸頭。

知其無所盡頭，經常看見他像是恐懼又像焦慮卻面無表情地啃咬著拇指指背而破皮流血—愛上異性戀男子是多麼地撕心裂肺。從十五歲的天真，到二十一歲的世故，時空軸裡的一大部分都在訴說著自身身分的艱難與煎熬，那是被迫走入了岔路同時也不願回頭的憤然與傲氣。而在情感關係中表現得毫無自尊的深層自我，姿態低得像是在乞求著施捨，盼望雙手有天能夠捧住兩界之間相悖的介質，縫補那顆心藉由手指作為媒介投射出的傷口，旁人難以察覺，卻也是自己選擇烙上的痛楚。可那是多麼美麗的一顆心，在悲傷之中仍然夾帶著優雅的堅韌，他從未向這個世界妥協，他只想成為他定義的自己。「我哭著跟他說，如果有什麼萬一，我願意以我的命替他換她的命。」我不會忘記他平靜且確定地對我轉述了這樣瘋狂的誓言。我想現在的他，還是聽著《日子》並抱著那個男孩的衣服睡著覺吧，而我想說的，仍然是同樣的一句「辛苦了。」

因著父母離異而對雙方的愛都感到懷疑與缺乏的珊，認知到自我對於情感的恐懼被抽絲剝繭之後的最根本源頭無知幼稚地令自己厭惡不已，而渾沌的現實與亂七八糟的雜質交纏揉合，成為內心宇宙中失序的小行星帶，無法預測，隨時都可能觸發出程度不一的毀滅。一再透過不同的情感關係去尋找著自我被認可的價值，與他人的關係如同數棵扎根於分離土壤的枯木，而飄忽的風凋落了枝桠，交疊於鏡像般的湖澤之中產生不規則的漣漪—她的鏡中自我正是一副模糊不清的馬賽克映像。「我無法孤零零地愛我自己，只要一感到

不被愛就非常地害怕。」她經常以不同的詞句訴說這般如同時間停止流動的空虛與恐慌。任何肉體的傷害對她都遠不及自我的厭棄蠶食脆弱精神的掙扎，自虐式的情緒結構籠罩生存慾望從而使其瓦解又重建，在兩極情緒的擺盪之中切割出不受累的規矩與淡然。

「這就是我的幸福。」《令人討厭的松子的一生》最深烙人心的一幕正也就像是她的生活縮影，她最固執的自我定義，岔入與常人完全不同的晦暗小徑。藉由愛人去得到所有形式的愛，單純的愛、新鮮的愛、妥協的愛、勉強的愛、壓迫的愛、冷酷的愛……。問世間，情為何物？她閱盡了千萬種樣貌，實質而言卻同樣都是不成熟的愛，但她不在意，仍是不畏苦地生死相許，即便從未成真過。看似荒謬地嬉戲於一段又一段的愛情之中，實則是她不斷地與內心深處的噩夢戰鬥，含著血承受冽寒，無畏的倔強。「辛苦了。」我想我會找機會對她說的，畢竟對我而言更特別的是，她是曾經與我一起想像著單純未來的人，漫步於南方蝶道的年少幻想。若下次見面，也想要像上次在雨後的溫州街一起點個菸，任霧氣與指尖上飄散的煙交纏成絲綢，不特別指向哪裡，可見卻無法塑形，好比另一個維度的示現—或許在這片煙霧的另一面有著另一個時空的我們。

那裡會有著怎麼樣的一切？也許更多層次的維度能夠穿梭於時空之間，人們隨性地散步就磨滅了蹤跡？那就沒有了葬禮，沒有了眼淚，沒有天堂，也沒有地獄，也沒有了幻想。那仍然不是我所希望的世界，我慶幸自己仍是站在煙霧前的人。

回到了會議桌上，我看了看「我們」，我想了想我的朋友們，輪到「我自己」表達思緒。

「我也是個走進了岔路的人啊。」但我也堅守自己的選擇。用現在所能表現出的最規矩的姿態、最優雅的樣貌、最純粹的自我，刻寫下此時此刻內心的盼望。

「萋萋野草處，寂寞堇花開。不待風吹而自落，日光和煦亦徒勞。殘華破葉，落土歸根，來日共死生？」